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十九

漢　王充　撰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

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

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致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

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虵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兎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

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

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而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

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

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宫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宫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宫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黄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

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

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

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
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
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
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
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
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
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
應復隆唐世黎民雍熈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頗

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裳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舃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埳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

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絶而無績也

恢國篇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鑚之彌堅此言顔淵學於孔子積累歳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黄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

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尅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

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君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

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劒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内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

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袒之

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屍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

雉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輙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呑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

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

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絶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絶而復屬光武

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
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
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
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裳獻一平
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
魚鹽之地願内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
時戎狄攻王至漢内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絶極之
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

德匈奴時擾遣將擬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吴
國太伯採樂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吴爲荒服越在九夷
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
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嫛巫楚
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
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
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

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令上海恩免奪爵土惡其人者
憎其胥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員嗣祀陰氏二
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
已襃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
繼禄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
下之大絶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
臣子也漢統自在絶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
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内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

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惡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令上寬恵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震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

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恆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絶無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没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

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黄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収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黄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

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杯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馬纖靡

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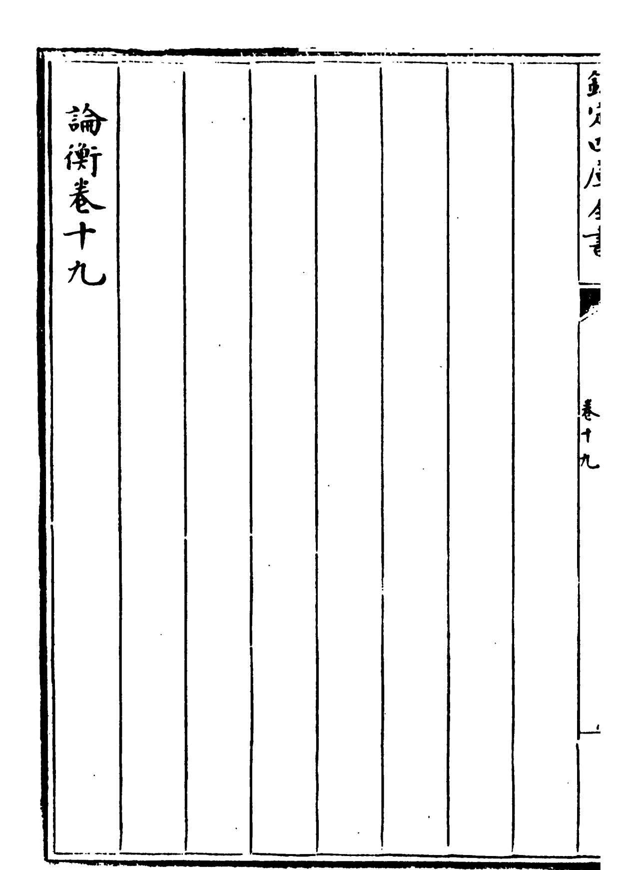
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溥威委流漉民噉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

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竆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黄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内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黄龍當見其後黄龍見于成紀成紀

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黄龍皆出黄龍比出於兹
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
黄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黄數五土德審矣
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
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
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
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
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

一二令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黄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黄爲號皇帝寛惠德侔黄帝故龍色黄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甘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

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論衡卷二十

漢　王充　撰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

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

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頴川太守黄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

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

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竒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

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大字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班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

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钁鍤損三五少豊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

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
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
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
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
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
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
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
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

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樸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

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

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紘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紘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

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
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
譽薦士吏稱述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
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
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絶則其符瑞
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
實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

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

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遥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

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

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閒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

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

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

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内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

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觩炫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

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興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

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

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佗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佗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佗之悟漢氏浩爛不

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

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貲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

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

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

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隂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為氷也水凝為氷氣凝為人氷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猶氷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

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内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

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令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輙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

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

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不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

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

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

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敺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令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

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氷踰春氣温氷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

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娼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泣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

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摇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

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謂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

殭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絶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呼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隳落不能復齧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一有蹶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

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孚也澒溶於㲉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澒溶之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

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

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令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胷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凉凉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

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為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

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論衡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論衡卷二十一

漢 王充 撰

死偽篇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

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為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

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壓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眞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

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

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為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為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

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

為鬼神明矣曰賢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為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

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人情所

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唅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唅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唅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唅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

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

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宫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絶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遂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為靈偶

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䰟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忿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為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

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為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況
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
政柄其用物宏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
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
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
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
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

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䰟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為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為鬼比干子胥不為鬼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

君為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為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為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叚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為鬼然則子産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為鬼如有不彊死為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

能為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殺伯有能為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為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

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為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為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為鬼之

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戹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

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濵立冡非一水湍崩壊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濵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

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以長頤以髯鋭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黒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鋭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恚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

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絶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黄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黄熊入於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黄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

乎審鯀死其神為黄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黄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黄熊為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審為黄熊夢見黄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

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黄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産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産適言黄熊之占則信黄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吕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為酖毒憒不知殺已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吕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吕后

之死宜不旋日豈髙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慴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

神審之名見其狂諸諸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

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

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

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

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絶足不

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越燒菹一僇也

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菹獨謂尹齊能歸

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憧一本作爐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邱墓取

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臭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丁傅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二十一

論衡卷二十二

漢　王充　撰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説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

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

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元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垝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

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

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

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

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説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

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

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幷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七世至武靈王吳廣入其女娃嬴字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

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禀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輙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神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

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

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

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飃風也飃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飃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為隂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使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盖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

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

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銷其石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

所沈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
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
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
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邱而崩當星
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
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
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
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

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沈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

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齎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

困卧後人來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為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虵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虵夜而當道謂虵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虵赤帝子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為虵或為人人

與虵異物而其為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鬬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而鬬也鄭國鬥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象則知鄭子産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

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閒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

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

葬黄石葢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黄石黄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黄石審老父老父審黄石耶曰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黄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與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

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

得巨魚剖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葢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

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

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

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

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衆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

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魍

魆鬼一居人宫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為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别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

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

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
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
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
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
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魑者謂之龍物
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
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
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

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戸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

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謡矣童謡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

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

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謡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

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謡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鬼巫鬼巫比於童謡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中生之妖見於巫巫含

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輙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謡石言之屬明其言者

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
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
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
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
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
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
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
叚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

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
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
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
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
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
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
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
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

見怳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二十二